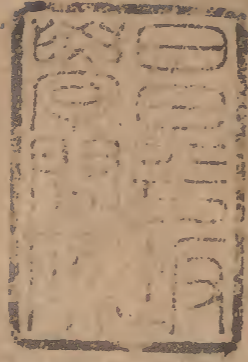


何大復集

三十四之七終



內閣文庫			
三	天	函	漢
三	架	冊	書
三	架	冊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10401
冊數	12	(12)
函號	316	151





大獲集卷第三十四

都指揮婿袁聚刊

篇

淺草文庫

送王侍御按胡南序

御史王子廷相按湖廣清軍其友皆曰今御史
弗易任矣御史上予之重以律法行下視其重
以謹法守故御史重則以弗弊而吏不踰今御
史有舉其職者上曰怙威而肆下曰憑勢而陵
為御史者不亦難乎富人以千金使其子西以子
盡散千金求息富人怒之主人有使其家監朴
僕者僕然而罵監由是觀之御史誠舉其職有

不干怒府怨者耶景明日夫今御史若是有之
矣雖然子終不以父怒情曹監亦不以僕怨廢
朴夫覈名實非行禍福曷以曰肆別淑慝非任
喜怒曷以曰陵若是曷以怨怒也如然而怒又
曷辭焉

送張侍御按淮揚序

張御史之出也自有風按淮揚鹽何子曰淮揚
天下之徧也自車之所會多豪富私販豪怙勢
富行貨私作奸勢撓權貨溺度奸蔽法御史者
劑豪以屈勢平富以拒貨治私以發奸小舉而

敵茲大舉而變生故御史者莫有弗難于淮揚
者矣夫至動者風也先發者機也捍難者格也
能行三者于天下無難矣夫格者力之至也機
者智之至也風者積之至也三者之變化格淺
而機深風神速矣故風也者智者之所屈也况
豪富行私者乎

送唐子擢福建憲副序

唐大夫爲福建按察司副使何子曰天子擢大
夫將以昌其法乎今天下吏治蒸蒸靡矣司法
者林威而劫於勢思以爲媚縱弛其目變易其

章久矣履正以蹈危守直以中害豈人人樂爲者耶於是法令糾繆百姓無所護過日以滋僞吏無何於上下益舞智臨之又安與議于繩墨之間尺寸之內乎夫明法難執法又難也明法者奸弗眩執法者勢弗奪弗眩智也弗奪剛也孔子曰吾未見剛者此何可不謂難也法所以集衆心衛大勢也苟可以奪則政弗疆政弗疆則鉅豪免鉅豪免則恥弱速法弗行于鉅豪而日籍于眇弱是踈天下之心而貶莫大之勢也憂治者寧矇然而弗視已乎故唐大夫之擢天

子將以昌其法也夫使執法者皆有明陟賣法者皆有幽黜則優正守直之志遂而蹈危中害之慮踈矣法何有弗昌乎

送趙君守延安序

趙守之延安延安劉子曰延安民鄙地薄不足以辱良太守雖然敦俗化鄙致厚易安可以無良守邪又曰守在廣平賦詩爲文廣平之治不廢何子曰若是延安又何憂乎夫樸所以受飾也卑所以受潤也夫詩之道尚情而有愛文之道尚事而有理是故召和感情者詩之道也慈

惠出焉經德緯事者文之道也禮義出焉夫飾
莫大于禮義潤莫大于慈惠是故可以敦尚可
以生息

送陳子令垣曲序

真陽陳子為鄉舉士積學待用者二十年矣不
矯不附不害不干不矜不瀆非其任不舉非其
人不見非其物不有湛然不為繫也闇然不為
隱也皎然不為白也其視富貴也若備其接厚
利也若遺其處蓬居而養食也若大才也選於
天官天官以為垣曲令張給事白夫

糾吏而子衆宣力而布德振廢而啓蔽陳子難
乎何子曰夫行視其所立為視其所守發視其
所畜安輪之車其轍不踰重兵之陣其剛不缺
積竹之矢其中不靡故推其所立曰行施其所
守曰為出其所畜曰發故曰不知其仕視其處
夫陳子之處也仕道備矣

送張子令魏縣序

張元傑為魏縣方子侯子曰剛明者魏縣之才
也立剛以守致明以用者魏縣之政也何子曰
夫棟橈輻不撓棟任衆輻衆任也大燭弗若水

鑒火著外水著內也夫衆任者事集而妨行獨承者敗著內者闇而愈章著外者日晦是故天下之易屈者過用其剛者也天下之易蔽者過用其明者也剛明之用可不慎乎往天下之吏率以剛明顯稍陞用之則剛者茸弗振矣明者蒙弗知矣此其才豈損于爲吏耶是故今之爲剛者爲赫赫者也爲明者爲皦皦者也赫赫者多威而寡惠皦皦者多譽而寡實是故吏日顯而民日弱矣夫用智醫而逆治者疆病也用仁醫而順治者弱病也弱病之人疆病之醫亡弗殆矣今天下之民異於往也往也殷富故吏用其才擾之弗覺也今也罷餒罷餒之民擾之必死語曰無急如東新無弗折矣無察如撤藩無弗亂矣此之謂也

送劉子守漢陽序

劉守之擢廬附也未即沮於言者乃俟調家居累一年餘又弗調守曰言者以予資弗任爾予未視治任弗任安可知哉予遂已耶何以見也乃復上京師謁吏部天子乃調守漢陽何景明日予於漢陽甚感於古今之官用也古之

用人視才視才也者考德績罷不能是故近者
有弗取也遠者有弗棄也貴者有可賤也賤者
有可貴也今之用人視地視地也者徵發身等
居位也由是要勢者日躋之恐弗達也而守散
官者踰考弗徙矣又安有超格軼資者哉是故
近益近遠益遠貴益貴賤益賤夫若是使才有
其地地有其才又何缺焉苟才也無其地地也
無其才豈不難哉或曰漢陽素貴富富者懼不
善使也貴者懼不善事也不善事者難于上不
善使者難于下曰漢陽有貴富者也且有者取
諸人乎無者取諸人乎是故有貴者不取諸人
以自耀也有富者不取諸人以自實也為漢陽
上下者免矣

送張君二守寧國序

何子謂寧國張同知曰夫飾車將以駕也飾馬
將以馳也是故君子有名則寵有政則達夫脩
以立曰名行以理曰政名以榮曰寵政以顯曰
達故名非飾標政非文具寵非耀時達非巧宦
是故君子于名也思毀于政也思蔽于寵也思
辱于達也思塞思毀則終譽由蔽則圖經思辱

則常榮思塞則可達

送鄭子治大同儲餉序

鄭子擢郎中治大同邊儲有與鄭子戚者見曰
乃君茲擢予爲不憚郎中近官也治邊儲居外
不得與朝士列是遠之也治儲之事散有聚無
士需將徵豪于暴取凶不改歛貧不減費權利
而府怨是難之也夫居遠處難非子宜也惟鄭
子亦不憚景明聞之見鄭子曰夫謂子者過矣
王臣弗以遠賤王役弗以難辭禍人多求親而
憤疏庸士多倖易而脫艱焉越險則駑駿別可

試堅則鋼鉛見故弗居遠其心弗著弗處難其
能弗彰惟子之心不間遠惟子之能不窘難是
以用子也夫遠之者重子也難之者任子也子
行矣鄭子曰吾釋矣雖然權利府怨可謂無邪
曰執火不燔鄉曰者多焦導水不溺涉者多沒故
利人曰惠利已爲害已苟不利人又安怨如有
怨焉則非我矣古也執利權者桑弘羊敗于害
劉晏敗于專不害不專用之爲經使上不缺行
之惟通使下不病在子也夫在子也夫

送李子倅蘇序

李子將倅于蘇李子曰吾何以倅蘇也今之才
吏予也弗能古之長者今也弗宜仲脩曰不發
靡著不與罔立行以敏達事以詳集弦急而矢
飈擲密而髮蹠是故緩者不可以舉廢畧者不
可以週遺明法習文寃情察物子其任乎本貞
曰夫桂促而弦絕燭張而蚊至守止以制行勿
使自亂處晦以含照勿使人見致用莫如藏理
繁莫如約子欲捐揭焉明數數焉盡難矣李子
曰二子之言疑于安適何子曰二子之言類乎
叛者也仲脩之言為治也已本貞之言為脩也

曰乎兩有之以應變可乎曰不可兩有
以應變是以我冒物也冒之不足則必易焉
是故以我冒物者不勝易為通焉則變在物應
在我織履者不量足無廢履也制車者不試轍
無棄車也為政者不嘗術無反政也理會而事
不相遠情見而物不懸殊夫治而罔脩則任法
而情疎脩而罔治則自愛而鮮任任法者必蔽
民自愛者必愚下是弗通之過也

送蔡子擢福建僉憲序

蔡子由吏科給事中出為福建按察司僉事措

紳大夫或惜之曰蔡子厚積而慎脩識遠而高
計深亮物而濟務可使秉重居要內贊國經而
外格時難今乃出近而處遠去言司而專職守
弗足以施溥舉大匪衆望也何景明曰夫蔡子
於屈伸之道能明之矣夫伸也者弗在高爵榮
名也屈也者弗在居約處卑也志達曰伸志塞
曰屈故爵高名榮而志弗達不失爲屈約居卑
處而志弗塞不失爲伸嚮也一陳而來卑再陳
而請病夫屈伸之道蔡子能明之矣夫人情智
而自好智故洞先見末利害斯明自好故周畏

不發不以冒危犯難蔡子智而任者也
摘行義不委私言若訥公言若訟非智而任
與夫智貴示任貴斷智而弗示則衆疑任而弗
斷則中靡是故天以日月垂象人弗敢侮也以
山川示險人弗敢踰孟賁狐疑則不若童子之
必至猛虎猶豫則不若蜂蟻之必螫夫天下之
事示則明斷則立矧司法乎司法者不示必有
罔民不斷必有反令罔民匪智反令匪任蔡子
智而不裸任而不易者推此可以達之天下也
矧司法乎

何子告蔡子曰司法者人之司命也發奸糾邪
董正彌善司法是據故情蔽曰闇文究曰深網
馳曰緩目數曰急闇則納愚深則褻怨緩則縱
枉急則矯直四者司法之過也是故君子知詳
而守易立嚴而行寬詳則弗遺易則弗害嚴則
振寬則容詳易嚴寬是謂四德德以司法又何
過焉

送申子令丹陽序

進士積試而外補者弗豫也伯溫爲進士二年
補丹陽令呂子曰丹陽無弗豫也予且甚喜東

予曰何以知丹陽無弗豫哉且又何甚喜曰丹
陽崇畜父試志在必行畜崇思發試久思任志
行不違何弗豫乎夫天下患不行者三事權弗
歸也衆志弗率也職序弗則也事權弗歸曰尸
衆志弗率曰亂職序弗則曰越尸以處位視亂
從越行何得矣一邑之事天下備矣舉其政事
相歸蒞其民衆相率糾其屬職相則諺曰賈人
之有牛不如庖人之得割故事有不能行于國
都者行于一邑公卿或不能制一令制之故苟
失其職尊近弗行苟得其職卑遠可爲詩曰或

燕燕居息或憔悴事國夫行矣皇卹顛顛如或
弗行燕息又安肆焉故予喜丹陽者志行也東
子曰子言善矣弗曰政在人乎謂令得行則是
日行匪艱予則弗能夫一邑之事天下備令宜
知之均上下備文武善善而惡惡均上下則賦
役備徵取寡備文武則知愛有禮知勇有義善
善而惡惡則賞不僭而刑不淫夫行人之所必
怒是謂忘害舍人之所以必悅是謂忘利故頃上
獲譽弗爲也遂疆賈然弗避也不以屈求伸弗
以辱希榮是謂行志行匪艱乎呂子曰艱矣毋

陽能之何子聞之曰呂子尚行而誑逸東子知
逸以守艱丹陽之治備矣

送周子令宣城序

進士周子賢爲宣城縣孫繼芳曰予聞猛獸在
山狐狸不穴長衆之治弗可弛也故立文明禁
操法示毒法令流行故盜不生子賢曰予聞茅
柔而人籍之澤下而水歸之恩惠慈愛所以結
衆也刑罰法令所以滋亂也故文生導民巧法
出導民偷生息安理盜故不起周子因孫子見
何子告之何子曰夫羔牽則卻驅則行馬控則

行驅則逸剛柔之性異也故恩惠慈愛存良輔
不及也刑罰法令過暴制太過也因而用之存
乎其時周子曰予知之矣是剛柔之用也不執
不廢以此長衆衆治矣

送李子判襄陽序

教諭李君除襄陽通判問治何子曰治在教其
友邵子曰予聞法由曰治風易曰教故制御董
責人心威諷諭勸說民聽藐治民曰教無已綏
乎曰子思曰脩道曰教夫爲道者由理爲道
或曰教是故梁武帝云道者風行者疾感動

故儀刑聲聞莫如教夫吏不紀則民俗濫政不
則則下志淫教者紀濫俗而則淫志之務也上
敬主下貴貴上好士下賢賢上篤老下親親不
取則下知介不害則下知仁其行約其施廣其
動微其聞彰古者之待禽獸草木也不捨群不
射宿羽毛不戾不登俎斧斤以時畧日四寸故
山澤之蓄蕃殖聖人之禮其物若此也况其民
乎今天下更治弱者靡矣强者持其刑罰搏裂
抗割之而已獵其民甚于鳥獸折其民甚于草
木又安有禮乎故曰不知教其行飾其理率其

訓立古之教也

贈焦文禎序

南陽多文獻仕族至文達公盛大矣然文達公嘗稱葉焦氏焉焦氏由此遂著于天下士大夫間矣焦氏始有侍郎宏再有叅政寬再有運使鈍再有知縣欽至文禎爲樂清簿文禎與襄王拱之葉牛道徵及景明皆有姻舊往慶文禎文禎曰予忝于先矣夫先人皆顯仕于當世稱列于名公大君子予弗能踵躅紹芳矧有以增光益休者乎予豈終墜前聞哉三君子何以教也

拱之曰夫良方之子不失爲箕良治之子不失爲裘若嗣宦焉弗在尊顯若能職焉將爲休光道徵曰仕族之家易興而難繼易興者澤未斬而賢可象也難繼者美在前而強易見也夫良方之子不失爲箕失其方矣良治之子不失其裘失其治矣故益愆爲易而光烈爲難子將勿忽其易以圖其難焉爾景明曰世宦弗若世德世宦之家多微世德之家多振世宦者富貴而損志世德者禮義而有恒也夫焦氏稱于文達公蓋有世德焉匪徒世宦已也文禎曰三子之

言教之矣

壽閣定峯兵憲序

定峯先生以十月十七日為初度之辰諸生既請予詩壽之復各為詩以送遂成卷焉諸生又請曰必序其詩而卷斯成矣何子曰諸生何以壽先生也王錫進曰吾聞之壽祈諸天者不若徵之人也夫人之可徵者莫若功與德與言已耳今先生西寇之平是有軍旅之功也書院之建是有惠士之德也而文詞誨訓是有彝言也徵之人以為壽者曷以易茲也是則先生之壽

者乎何子曰然夫功則利博也德則被深也言而文則行遠也夫博則天厚之矣深則天大之矣遠則天久之矣故謂之壽諸子曰子之言廣錫意矣可以壽先生矣可以序壽先生之詩矣

壽陳貞人序

陳貞人壽何子曰夫闡教者道也受養者祿也厚生者欲也古之則貞人不教而道著不祿而養豐不欲而生厚夫教而後著道之病也祿而後豐養之蠹也欲而後厚生之賊也夫壽者神之疑也夭者物之役也貞人能不用神邪能不

怯物邪得寶而愛者不計歲而待其自散則無
散日計歲焉使其無散則散嬰兒日啼而咽弗
噉不知其啼也日握而手不拳不知其握也日
視而目不眊不知其視也夫神者不知而至者
也故不用其神而神無不用夫知而至者神過
也知而不至者神不足也過者中人之上不足
者中人之下皆不能長生者害于知也是故不
知而能與知而不能相懸遠矣神者氣之御也
氣者形之御也氣以神動形以氣存不存而存
故曰難老

何子曰夫人有天受之而益焉者夫天之受之
者乃其虛者也天之益之者乃其謙者也故海
之容也水思歸之矣月之缺也光思增之矣有
富能約是以長富有貴能下是以長貴有齒能
幼是以長年

贈李仲良耆老序

凡郡縣鄉有老設之爲一鄉所平者也皆以長
厚有識達者爲之其任在於責科儻事敦薄和
爭道訓謹率而已今歲弗熟自汝以南數百里
草盡死中民以下爲食所窘起而竊掠昔之宿

寇鉅盜相與乘發助匿熾弗可已民大動擾於
是藩司下令州縣鄉各置一老使任捕詰雖非
典例亦便宜所可舉者也時予鄉以李仲良舉
是役其厚仲良者吳抑之氏彭寬夫氏爲仲良
見予曰仲良舉是役吾鄉所賴以弗擾者衆皆
爲賀而願子有以告之也予聞仲良之鄉矯矯
弗且爲惴歛能與人任事鄉人素所豪傑者也
其爲是役吾弗患仲良弗能也慮仲良弗慎耳
攘盜本以安輯良者也苟弗慎則弗能不妄有
逮也有妄逮是猶治濫而加之水救燄而附以
薪其爲害倍矣鷹隼韜而養之利其能搏野鳥
也苟搏於家使雞犬弗得寧則必去之寧失野
鳥焉及雞犬也是故仲良弗可以弗慎焉能慎
則能弭害能弭害則天必賞以福是故仲良不
可以不慎焉於是抑之寬夫曰斯言固仲良之
所明者也書之俾仲良弗忘

大復集卷第三十四

大復集卷第三十五

碑文墓誌共十八篇

張公去思碑

吾州守張公以彰德府推官蒞吾州遷南京戶部員外郎適弘治甲子為吾州凡七年既去州之大夫士越考翼馳狀于京謂余曰公政吾州德我民我民德之子州人且公所舉其知公為我民文其實碑之余聞公初第丁未進士來推彰德彰德達上下州之之京師者必之焉公所以為彰德州人固已識之往來間迨遷守吾州

州之人咸慶曰此其推彰德者也始抵任鳴鼓
擣公座列群吏胥隸其下兩翼詰士之情之俗
皆莫對且欲徐伺其所為公頃屈指曰某也富
某也窮曰某良曰某曲且偽曰某里某地閭狹
瘠饒高卑如何嫁喪貨農及所尚敦薄如何悉
中左右顧且汗莫知所出神之臨民温然有餘
度人多易近有訟者不欲速成獄久能自解不
問其成案惟詳惟明故境內訟不他求伸民或
中其惡不即以色姑徐治之大要務與民休息
不輕震動擊搏初人以爲常不甚快然卒以相

安殊無多事陰受其益民知爲生桑柳皆林羊
牛雞狗豬靡不腓以孳故賦多先期納者工役
未嘗僕僕舉其不獲已者時孔子廟久不葺棟
桶缺卅白黝以陟公完之廡置像舊無者州東
山曰義陽昔申伯地世沒于衛官公於御史沁
水李公白之遂築書院于山之陽路橋陂池倉
府署郵城隍郡治祠入祀典者每一新民不曰
費暇引學官諸生講學考業然亦不數數諸生
益習不怠州往年科無兩舉十人者兩舉而十
人惟公之力處人上下各有禮故無怨至于小

夫亦多感焉由此觀之公之政古謂平易者也
所居雖不大異其去能使人有餘思原公以明
經取第復以經術潤飾吏事且熟文法加之平
易所以克令厥後凡刻削抉剔炫矜能偽自
增顯者視公不足取焉公名拱字朝儀蜀之內
江人履歷不盡紀紀其大者耳示不忘也而州
人忠厚之道存焉以是堅不可讓為之辭曰
天子勅牧光播厥脩輔植敦朴顛躓蠲蠹民庸
是優持威倚法刻志爬揆良者不闡益佑其偷
惟民之羞公邁厥迹匪剛以柔令終如始民罔

遠尤南山之石蒼蒼寒秋世公之休

王母何氏墓碑

王氏母姓何氏羅山人何原文也為王翁伯全
妻王翁父曰王紀為耒陽縣丞良慎無易行耒
陽公為其子求配乃得何氏也何氏嘗從王翁
侍耒陽公遊宦其奉舅姑君子無不有善道也
性溫靜不見厲容僕婢未嘗有被叱訶者生子
四人長鼎娶張氏次鼎娶夏氏又次查娶孫氏
又次威娶張氏女五人長適許伯原次呂祿次
予兄舉人何景暘次王鳳翔次劉森凡為孫男

女二十一外孫男女八人生某年月日卒某
年月日壽七十六何子曰王氏母當王翁舉鄉
耆時嘗入城予時少也嘗見焉其鄉人族氏卑
幼者來見王氏母未嘗不與飲食也然必躬持
與之文躬視之惟恐其不飲食之也其慈愛人
如此宜其子孫衆多且獲壽也王氏母卒之日
其鄉人族氏無不哭者予兄以王翁命求碑樹
于墓予故得畧叙其實且爲哀辭曰嗚呼父哉
坤之德厚而康兮用蕃其後裕且長兮曷其不
淹遂返厥常兮朝日慘惻颼風厲兮閨堂闕寥

發帷蓋兮脩塗委蛇超素驥兮悠悠天達鸞皇
逝兮惟月有良兮肆辰又吉駕彼栢輻兮載此
杉檟前建文幢兮迺造玄室玄室造兮寧厥域
有石穹穹兮纘爾德允哉萬嗣昭文則

明故大中大夫資治少尹福建鄆轉運
鹽使司運使李公墓誌銘

正德十年三月三日致仕大中大夫資治少尹
運使李公卒子汝佐以使于京赴其友人何景
明景明哭于庭讀汝佐書曰先公嘗言求子生
誌今死也已矣惟子圖之嗚呼予忍誌銘公邪

雖然公知我于孺子知公宜莫能若我者予忍
弗誌銘公邪志曰公諱紀字朝振潞州人也中
成化乙酉山西省試授故城知縣遷錦衣衛經
歷臨洮府知府累遷至福建運使曾大父本大
父日初皆長者不仕父貴贈錦衣衛經歷毋宋
氏贈孺人公岬岬甚茫望之若神律辨說聲如
鼓鐘人咸尊憚敬聽之少好讀書苦刻父母慮
而禁之莫從也自言曰苟弗欲事往古天下焉
已矣苟欲事焉弗讀書無能爲也又善無遺忘
一目過者老尚能口誦也以故稽古言當世皆

秩秩有理叙可施弗直爲虛詆已也始至故城
縣俗昏議財多財爲禮少財爲耻貧家男女或
仕老無以匹也公至盡召諸里耆曰天昏也爾
賣爾女邪俾爾女有家邪即賣女有大賈無用
議二姓禮若俾女有家而俾多出財貧空女何
以能家也即人家終窘無財爾能俾爾女終無
家耶自今昏有議財者有法法弗貸于是縣中
貧而匹者千人縣故有官地占于豪官莫能奪
公按文責地豪畏即出之還官乃歲以地出給
貧民綏其征是時河間郡縣最稱故城縣治乃

擢故城令爲錦衣衛經歷六年擢臨洮府知府
臨洮雜番夷桀難治公曰不操法示毒人無以
遠惡也乃治其豪侮法慢令者治益尚嚴明吏
民人人無不惴慄無敢冒文者其後人人乃得
自緩不至蹈害郡則大治守日與寮案張宴會
坐花行酒吹笙竽時與衛官擁旌旄伐金鼓出
城行射較獵然人人亦喜觀曰太守甚樂孔武
弗擾也洮水將壞城洶洶不可渡守登城指某
山石可堤某山木可築乃築石堤水去城三
里伐木爲八舟梁之在郡剛方自持不能恭事

上官上官多畏害之都御史有親故過府毀綿
葛求守令于民爲倍利焉守曰此何以令民也
再爲民守終不能爲都御史親故販而重利漁
民將執之其人懼而遁譖于都御史都御史彈
守降爲長蘆運司同知或勸公曰運司財利府
也人無有望身名陞者公又貧獨不計子女邪
公弗聽益峻自潔嘗赴京諸大商賈人張具於
路遮馬留食公策馬超過之叱曰吾食汝邪于
是御史嘉之上其名曰居可貪弗汚者今見有
李同知爾公嘗曰寧死不折寧貧不貪觀此公

之言施矣然公爲舉人時已能却金不爲人干
請蓋其方廉志性不移如此由長蘆擢福建運
使一年乞致仕歸曰吾何以弗已耶世之見用
者予知之矣不富勢率通滑爾方者貶廉者塞
吾無用矣吾何以弗已耶別號默菴晚又號漳
東主人歸而築室讀書扁曰怡老雲窩好吟咏
著有默菴集既疾會其親族子弟曰吾年止今
日吾平生儉人以爲蓄吾無人以爲有夫誰知
予者遂出箠笥開使共視之惟圖書衣幘而已
公生正統辛酉七月二十三日壽七十有五配

原氏封孺人先卒繼毛氏亦先卒繼趙氏男子
五人長汝佐郡學生次汝佑儀賓次汝仕汝价
汝孺女子一人菊姬皆毛氏出孫男子一時可
孫女四小以是年四月四日葬于南石曹之原初
景明從先君爲驛丞時公使與汝佐同學朝夕
惠教即父師矣嘗謂毛夫人曰汝視景明母可
以異汝佐然毛夫人視景明不啻不異汝佐也
及先君致仕公甚公饋之車馬其歸也集衛官
送之郊亭揚爵酌先君曰吾老友酌景明日吾
小友夫子侍公三年也凡公所鑒識望勵予者

皆德義風慕無窮之事豈有世俗庸淺之見者哉其所自負與又甚宏遠深厚予以為有將相器業而卒鬱抑不克其用何哉豈古所謂賢人困厄廉士無名者乎予識公之言行甚衆不悉誌誌其大意章其銘曰嗟嗟棟梁直木衆莽王璿玄珪不遇大享委風長裾嗟嗟泥塗厥施未光積則有餘有餘之積其施厥嗣乎

徐太母潘氏墓誌銘

徐太母潘氏卒其元孫漢當承制以刑部郎中張君快來求銘按快潘氏處士潘宗女徐公傑

配也徐公先配李氏李氏生士方士方生漢繼配潘氏生士正士正生淮及潭潘年四十而喪徐公遺有貲鉅萬盡以任士方士正二子二子乃商吳越間遂益饒厚其家二子又喪矣乃復以貲任淮而使漢潭讀書為學生淮亦累貲鉅萬為大居第京里漢潭皆能學問也居家甚勤儉無糞衣蕪食然施族仁下不有所害初潘適徐氏士方弱也恩之逾於士正士正卒其二子淮潭弱也母謂士方曰爾子爾弟之子士方子二子也逾其子漢夫潘氏有大功德于徐氏三

世其不謂之賢母婦哉生正統乙丑七月十六日卒正德乙亥九月四日享年七十一女一適梅鐘錦衣百戶孫女三曾孫男二漢卜以是年十月二日葬城南七里鋪祖塋與其先大父大母並藏焉銘曰嗟嗟一婦未亡三世以享徐氏之廟百祀爾享

樊懋昭墓誌銘

樊懋昭諱亮信陽在城鄉人五世祖林洪武初自徐州從軍徐丞相麾下文皇時隨征克大寧歷鄭村埧白溝河攻圍濟南又歷夾河小河大

戰有功陞正千戶死于陣其家因徙南京林傳玉王傳清清扈從幸北京遂又家於北京正統初以林功大死事故陞清爲金吾右衛指揮同知錫之誥清傳子愷戰西直門死詔陞其後爲都指揮同知給恤其家子恕在襁褓天弗嗣而懋昭父剛當剛時在南京性顛赴廩未就而歸乃從其外家信陽樊氏由此失其官剛生二男子長曰明次即懋昭父母愛長子不甚愛懋昭朝夕然言懋昭曰父母非愛兄不愛我也爲兄貧爾會親愛無怨懋昭少好賈賈不欺人

買綿于湖廣李氏至館閱數有羨乃密如李氏
問綿數李不知也懋昭即還其羨遊鄭陽家人
來言河濫溺人即惶問父母人曰無害即大喜
忘問其餘館人旁聞之太息曰此人孝子也知
有父母已矣懋昭行賈二十年饒積嘗買牛家
繆與益三金牛家恐其知而取也設酒跪曰昨
者閱直實益三金吾貧可遺其一還其二懋昭
笑曰吾知爾貧故益與爾甯兵備至信陽先問
首惡誅死次問首善以爲鄉長鄉亦強懋昭懋
昭不欲爲然莫能脫爲鄉長民富者持千錢貧

者持百錢密遺之求免役懋昭怒罵棄之地已
乃竟後富者而貧者緩焉官有取嘗爭之數日
必抑其半弗得則拂衣起直出不顧官亦知其
直不重讓也然竟怏怏弗平致疾不起矣生天
順巳卯十二月十二日卒正德癸酉十二月二
十一日年五十五歲配計氏生子曰鵬爲郡學
生好讀書慕古昔從予學甚解懋昭爲人篤塞
不識字然善算絲毫不爽又能記不忘先人榜
溪公嘗言懋昭父母始來信陽艱窘其兄好酒
不事生楨昭弟也即粥菜行市供其親長即賈

賈遂矣即農乃今教其子儒矣豈可不謂自立
善變化者哉傳言公侯之後必復其始樊氏之
失官越三世而始儒鵬曰亡父積善不能大壽
而子孫孤弱非先生誌銘箴沒朽矣嗟呼遠大
懋昭者在鵬也夫銘曰孰達弗以厄孰起弗以
仆爾及爾棄本旋復爾族

明處士錢公墓誌銘

處士錢公卒遺令其子慶暨中書舍人祿還葬
南京新亭鄉祖塋祿奉柩將行乃以公友人鄒
君洪扶來乞銘予與祿同供事制勅不得

扶公諱進字景升姓錢氏別號菊菴上世蘇州
府吳縣人洪武初徙南京著藉上元縣祖末扈
從文皇帝北上授工部營繕所正遂著藉
大興縣父王母唐氏有子五人而公長公少機
敏恂質身若弗勝衣好讀書日誦數千言攻書
法始授學吳太常既乃精思摹索晉唐諸名帖
嘗曰法者迹也巧者所以神妙也吾將心致其
巧終不至泥古法迹故其書成一家而士大夫
珍之天順間有薦之朝者不報公乃嘆曰吾讀
書思進取行志今人以一藝薦而又不獲達此

殆天也吾何願焉乃深自剴晦終身不仕矣家
貧力貿易事其父母父母所欲有爲極辦之無
不稱指意友愛其弟達達舉進士爲青州府推
官早卒公爲經營其室家無弗周至公性好施
與宗族不能舉火者皆待于公冬月見無衣者
輒衣之嘗自合秘方膏藥以施病者出城見枯
骨蔽野心愴焉購地瘞之 今上上兩宮徽號
推恩耆老公以年八十 詔給賜冠帶米肉絹
綿公度量夷坦無崖岸與問中高年結壽會歌
酒盡日兒童婦女見者輒稱曰錢翁錢翁云公

服勤儉起家嘗訓子孫曰吾見古人以艱苦立
門戶而子孫或以奢縱蕩之嗟乎嗟乎汝等戒
哉又自言曰行德者身安之爲善者心樂之今
行一德爲一善而務章取復是賈賈事爾夫古
人恒陰施于冥冥人不知而已無所求故謂之
安樂公生於宣德二年庚戌正月初九日卒正
德十一年丙子五月 日享年八十有七歲配
崔孺人有內政先公十七年卒子三人長慶前
習字中書侍 仁智殿次壽翰粟授散官次即
祿文一適陳綱孫男二人曰登譯字官曰恭曰

承澤孫女三人俱幼鄭君曰錢公可謂善不近
名而德不求福然名與福錢公有之矣予始知
天下有不必求而莫能舍者也銘曰施之冥冥
獲于昭昭匪爾之求實由爾招祖丘南鄉爾于
道遙

劉孺人廉氏墓誌銘

孺人廉氏洛川劉判潤之配也以正德十一年
四月初十日卒距其生正統十二年十月十一
日享年六十九歲有子三人琪珰琦有女四人
適二靳氏薛氏王氏又有孫男子五人孫女子

八人孺人行人于京師將赴京深成抵扶拜土
曰母亡不孝茂以見失生有闕內之行一二乞
列諸銘石扶云孺人父廉公景浩劉公同里人
也內治嚴潔孺人爲少女又慧絕持女訓故廉
公甚愛之年十九往適劉公性方良而孺人温
惠左右相敬至白首室無迂言劉公初業大
學母太夫人在家老而諸子皆弱又歲大饑孺
人乃盡脫珥簪衣服易粟周旋窘竭使太夫人
不失甘旨而家人咸無饑色太夫人病歲餘孺
人日夜奉起居嘗藥太夫人乃撫手嘆曰我孝

婦我孝婦劉公仕凡三徙京衛經歷而孺人有錫矣至劉公徙判易州孺人勸之曰仕宦老當思還鄉土爾久在外非止計也劉公乃即解官歸歸無幾何而孺人卒孺人義訓其子琦功嬉孺人誠曰汝兄學不成而汝復優游老婦何望也琦遂厲學舉進士嗟呼孺人于劉氏者可謂大賢婦母矣乃銘曰孰曰家興靡顛有室孰曰夫貞靡先女吉瞻彼洛野其域有馬樹其墳槨以材大厦

王孺人墓誌銘

志曰地道豈不厚哉高山之下必有重淵孺人者武昌通判馬公瑀之配御史錄母也父王公獻世為信陽衛人孺人溫厚淑則性至孝幼亡其母哭之累日弗食長歸馬氏為叙理其家外內弗貳家至匱缺其具食翁姑未嘗弗旨馬公緝學取仕孺人實佐之訓諸子必經于義而無間其慈里人咸稱孺人大賢云始王氏諸昆弟居豪里中居有樓臺出入騎馬衣文綺甚耀也王公則好書詩工于賦詠行義敦質而常慷慨論事甚愛孺人慧教之書故孺人通孝經論語

大義孺人之來嬪也昆翁爲治裝使人張牀幕
導之鼓樂如俗儀王公大笑曰此何以爲也且
裝者充女室家陳爾非爲衢觀也乃屏鼓樂盡
弛其張具載之于車使人推挽之造壻門以故
崇儉貶飾孺人式焉孺人生天順乙亥六月四
日正德丙子七月六日卒享年六十二子三人
長御史次錦次鍊皆郡學生女二人長適劉賜
次適學生吳尚智次適學生辛吳御史使于外
聞孺人喪乃復使于京將奔葬于城北七里岡
祖塋泣告余曰子吾母里人聞吾母矣幸志銘

之余拔涕曰嗟乎昔先君子之在里也有詩友
會而王公宗之蓋時時道王公之風焉余之聞
孺人也有本哉有本哉銘曰北城之域岡蜿蜒
上有白日下有黃泉刻銘于石昭後先

明故夔州府知府鐵溪先生高公墓志

鐵溪先生高公卒余道赴關西過家哭其喪余
抵大梁之夕也夢一星搖動墮地其光上發厥
明有報公疾甚者及余至公益亡一日矣公遺
令其子遷曰必何子銘我而可遷惡而泣曰可
是惟爾子之志於是遷乃扶公事實來來余銘

按公上世山東人始祖濟南萬戶萬戶生成徙居河南太康縣成生智官建文時爲副千戶永樂間謫戍信陽遂世居信陽矣智有孫曰瓊景泰庚午舉人爲祁州司訓司訓有男子二人長鐸次即公司訓卒于官公纔二歲毋李氏携之歸年十一時與羣兒戲釣于學宮池水上曰我釣鼈亦如此爾指揮劉宗異之舉于提學陳公選收儒學弟子負中成化甲午鄉試成舉進士授武選主事 崇王請置守備汝寧馬大司馬以信陽已置守備而汝寧重置難之集司屬

議公進曰是不難移信陽守備置汝寧俾兼視信陽則事攝而官可不重置大司馬喜曰主事議便於是常引與計事稱之曰我益友也公仕宦既閒時有所憤切乃言事忤內貴人內注其名屏上卒以他事逮之調鎮遠府通判在鎮遠爲錢都御史所重諮以邊務洞夷有相仇者使通判輯之不服通判乃夜徙居他山空設其供帳故所遲明往卧榻已碎通判則從容束帶出帳前議和事夷覘而神之盡服弘治改元移山東青州府明年遷鎮江府同知同知嘗委事江

南諸郡著績自鎮江遷夔州府知府知府一年
致仕歸與鄉人游燕觴詠自娛十八年今天
子御極 詔進太中大夫初人屬公以公輔之
幹公亦自負旁睨一世無所下以是人又怨之
使不得究其用故公之歸也益肆形世外嘗曰
仕宦之途我固諸之矣人生苟快意何必至卿
相哉公體貌脩偉而精神香朗見者傾悅入善
談辯時出詼譎曉音律能自度曲兼善書畫皆
奇健自成一家公既綜博衆藝而尤長于詩詩
語豪宕自喜篇章流播時人珍之在鎮江往賓

日本使臣使以詩上公和答章立就使臣俛首
嘆服曰此中國詩人也性儻蕩好交游樂于與
進門下之客率多名士其在鄉益劇岍示坦後
進無長少無不與之者而好學耽詩至老不倦
焉公生景泰壬申五月二日卒正德戊寅八月
十有四日享年六十七歲配吳氏封安人有子
八人長遷次選次遠俱郡學生次道次遠次邁
次造次迅女子三人孫男子七人孫女子七人
公之將卒也召八子前曰我有好子徐文曰汝
亦有好父遂瞑遷治終甚慎將以某年月日葬

于城南飛鳳山之陽夫吾郡雖代有顯仕而文
物之開寔自公作辭翰風流為鄉人宗即使公
徒致位鄉相何足以易此哉何足以易此哉銘
曰淮山二精降神合符是生偉人大郡大夫佩
劍冠玉容雅甚都驟驥脩陸大車廣衢既騁既
載珥纒懸輿弗究厥至命也匪吾有八男子接
躅登塗列銘公藏萬祀是圖

馮宗武墓志銘

君名洸字宗武予郡方伯馮公鎬之子也少而
敏朗方伯公竒愛之挈以從宦授詩命業進士

未弱冠即能進士文方伯公嘗數使揖客使客
立試之其文無不稱客意者宗武既自有材質
復獲隨侍多購典籍與觀名獻能自勉嗜降問
無有屈難以故學益有蓄為郡學生厲志超遠
不欲委瑣循格在群游中嘗稍自露翹翹靡所
下同輩亦先之謂弗逮也戊辰歲方伯公以憂
制居鄉里其秋宗武忽疾作疾五日竟以不起
臨絕呼方伯公曰父視汝婦若孫言畢瞑矣於
戲惜哉初予免官歸自都下宗武來視予坐語
彌日既予謁方伯公公飲予遣宗武出揖坐之

席側視其色不黝其言琅琅有音也而不數日
 以死何哉始人望宗武取高第如拾而屢試弗
 遇或有言其數奇者然弗謂天也又聞宗武鄰
 居者吳英合室病疫貧不能具食藥宗武以百
 錢泊米往醫濟之後英及其妻病死復為買棺
 以瘞歲凶族人有欲轉徙者宗武止之曰人有
 貸予錢者俟取之以需汝矣毋出也竟以死不
 克終其意然觀於二事豈當天者哉宗武生成
 化已亥十月五日卒正德戊辰八月一日其生
 纔三十也娶馬氏生子格始十歲為有後矣以

已巳二月二十二日歸于城東土家河之原方
 伯公乃泣涕遣宗武弟沂携其子來乞銘曰兒
 死矣弗及矣願子使其後有繙述不蔑斯亦足
 矣乃銘曰爾生既促孰俾才覺既才既覺孰俾
 天伐城東之丘藏焉永括我志爾穴爾後弗沒
 明威將軍指揮僉事余君墓志銘

君諱文淵字子澄姓余氏余氏之先淞江奉化
 人也洪武間有從戎者迺徙著于京至君大父
 南城兵馬指揮使信益蹈善行有名稱生女淑
 異妃 崇王遂大余氏父鐘字德聲授錦衣衛

百戶以 王戚隨之汝寧出入親近厚于禮義
善詩歌喜賓客 王任之奏為儀衛副賜世蔭
其官後復奉例奏粟為指揮僉事君母吳氏生
君君生于貴然且少而不靡靡為泰能自約下
招致延譽無損父風始生秀敏不期月能言六
歲知揖客屬對父命就師師有所難即無不釋
也十三承父官後亦奏粟為指揮僉事入侍衛
能夙夜不惰其身 王甚奇愛之也為行崇厚
尚恩外祖母喪弗克葬舅氏弗能婚君皆為破
財力卒舉二大事其造人所難類此然卒之日

距其生年二十五耳天使益其年則所施者弗
止是已奈何弗能有遐享也先是君父德聲公
有疾君日往朝問夕弗寢即寢亦弗脫帶人或
病其憂勞然不謂遽有弗起也余嘗過汝得與
德聲公接識有舊愛亦尚記君之貌今君乃世
矣豈不惜哉君娶治中吳應其女是生子相卜
十二月十五日歸于汝城東丘德聲公與余書
曰弗幸亡兒歿矣命也無若何矣其有不死者
惟子之文是畀余弗忍違公之意乃銘曰佩玉
累累垂帶委委話言唯唯旋辟爾爾天實是美

弗竟謹使鄒其有藏萬億是拜我銘斯章君也
弗死

誥封太淑人倪氏墓志銘

太淑人倪氏者故指揮使鮑公龍之配而汝寧
守禦千戶成女也有男子三人文武韜文當世
其夫官然早卒也孫威襲官至都指揮僉事始
太淑人婚鮑氏當鮑氏盛太淑人篤塞循默二
無所白至不識衡量較物輕重及遭夫喪子又
不及官而夫孫且子然在携抱也太淑人泣曰
鮑氏二世屬是兒我當下關闔守吾年俟兒立

也乃躬操門戶苦織紡懷其遺孫至罹單窘艱
闕而使外內不廢人視之猶昔鮑氏盛時也威
既立益顯前緒蔚有觀望太淑人之志果今有
得矣太淑人季子誦者亦先卒獨武侍養能有
立有四女子長適陳璽次適王虎次適劉威皆
指揮又次適百戶丘漢孫二鎮乃武之子次即
威也又有孫女二人曾孫男六人曾孫女五人
太淑人生于永樂十五年七月十日而正德四
年十一月十六日乃卒凡享年九十二為鮑氏
婦母者七十餘年其可謂大有始終于鮑氏者

哉都閩君卜是年十二月十日以太淑人祔其夫墓在瀕水之南來請銘銘曰與其宅其地肆好以寧太淑人之魄

誥封淑人任氏墓志銘

予鄉都指揮僉事鮑君德明喪其正室淑人任氏將葬請曰亡妻有勤于予今逝去我我願得子之文志其墓乃志曰任氏者信陽衛中所千戶任清女也適都指揮僉事鮑君威 誥封淑人淑人室有女德家有婦儀御衆媵不嫉妬待群僕不刻害蓋婦人有君子行者也鮑君為指

揮時淑人甚承之整齊其內內有巨細悉不以于鮑君鮑君治于官淑人治于家以故鮑君得盡能于外無有內累也鮑君聽衛事自以循先世官不能光陟前列碌碌無以効其才進取于時值蠻夷不用績乃思有所建樹淑人力相之鮑君果以功至都指揮淑人之助不可少也鮑君凡征役在外者數年淑人益葺其家能使鮑君不有顧慮淑人有勤于鮑君甚著也然卒之日年始四十五又無男惟女一人適指揮應襲陳忠天所以享淑人者何弗厚也是年己巳十

二月十日葬于澠河之陽祖塋銘曰是爲淑人之穴吁其嗟屢之構也而乃離其家實之成也而乃殞其華施報天也其虛邪

懷遠將軍信陽衛指揮同知袁公人墓

墓志銘

懷遠將軍信陽衛指揮同知袁公卒其子鎔者余同年舉人者也衰服未請余銘曰鎔厚好于吾子子幸而念吾子之好其勉以圖吾父余義弗得辭也乃志曰袁公勳者字世臣其先武昌江夏人也高祖曰壽從高皇帝兵有功

副千戶壽生砥砥襲官始自南京徙信陽衛左千戶所砥生清清生俊皆相繼其官俊即公父也明于往古成敗有立志思樹奇功厭循循蹈恒轍好讀馬援傳慕之曰必如此乃男子也後果効功荆襄固原間歷加指揮同知進階懷遠將軍卒君所襲官蓋其父立者也公幼而毋夫入丘氏棄養養於祖母大恭人繆氏既長事祖母能篤孝又事三繼母亦靡有弗得職者也爲人長者無所欺備宣府時屬朱參將部戍獨石虜犯塞士出還奏捷公未有獲也朱參將者往

也於是盜悔謀亡不相率為良者也任宣府有
所嘗活者歸而鬻學子得貨持謝公公慮知其鬻
子也不受使及其子又懷有疾疾者彼親者亦
敢近公入其卧躬賜藥與公飲凡公所慮忍有
有是也公少業儒所喜讀書老尚能讀謂使諸
子及從者皆能讀書其其次弟雖老尚能
易也及後公以武世其家
又能以文世其家其子也公嘗為武衛昭信
校尉百戶儲後女也賢而能其姑然早卒公亦
再世也其子一人長曰銘次鏗次錡次錄

鏗既為舉人不欲襲公乃以鏗代襲而大有能
於官女子五人長適指揮汪洋次適監生辛嵩
又次適百戶趙騰又次適千戶陳昂其一幼也
有孫男子一人女子五人皆亦幼也公卒于正
德己巳八月十九日有生六十又四矣以是年
十一月二日合葬韓氏墓銘曰温温之德不爽
厥恭厚積自躬厥承靡窮東門之東有丘其隆
是曰公宮公降于中與其配同萬祀攸終

封孺人張公夫人李氏墓誌銘

封孺人張公夫人李氏以正德五年八月十四

日卒子雲爲給事中聞喪于京師懼戚冒足來
奔將以十二月二十五日葬乃乞余志銘夫人
墓以久遠夫人雲與余世通好又同年進士也
余時時得覲夫人又余有兄子者夫人孫男子
妻也間得詳夫人之德故弗可辭也志曰夫人
李氏者封徵仕郎工科左給事中張公之配也
父曰某信陽衛指揮僉事夫人生于貴而順正
弗遠不脩簪珥之飾能親其族人族人長上卑
少來者亡不有厚往也雲縣襄陵時迎夫人養
出有車馬奴妾甚貴夫人益良惠仁宮僕有不

稱指亦亡被罵者也至雲歷近要已致 錫命
于夫人矣夫人見人恒惴惴慙訥弗耀也賓客
至必自視酒酒饍食男孫有婦媵亦弗以委也
以故內外咸曰夫人大賢始夫人歸張公時及
張氏中窘夫人相張公集其家至躬勤苦事拮
据鞠棘亡有怨意雲稍長能學矣又能相張公
篤教弗奪其業以就顯名夫人蓋不獨可富貴
也豈不謂大賢哉夫人生宣德癸丑三月二十
九日壽七十八歲凡爲男子二人孫男子五人
女子一人曾孫男子一人女子二人夫人之所

享者厚矣銘曰張氏望申奕世武冠速夫人歸
門戶稍單何有伺亡夫人弗難夫人有子伯震
仲雲震則弗求成志者雲嗚呼夫人內德不易
茹辛獲旨食自我積雲相祖域隘弗可壙通爲
夫人改卜肇土在西山下夫人康哉祀于張氏
爲世妣祖

壽藏銘 并序

壽藏者今太常少卿劉公之所作也公年未期
也作斯藏也預終焉故曰壽藏云可謂達矣夫
生曰寄死曰歸古者之制棺也中年以歲諭

以月祭文葬志或自爲之後世利生而凶死言
生則慶言死則忌其達焉者亦或鮮矣公少敦
敏好學能爲科舉文未第也而以大父文恭公
之蔭爲翰林秀才屢以勞効久次轉官歷中書
舍人大理寺副 部郎中尚寶司卿又嘗爲
今上正字 上即極乃以春宮侍從遷太常寺
少卿頃之迂于逆瑾罷歸瑾敗復起爲太常少
卿仍供事內閣制勅房其在制勅也歷事 累
朝自 天子及 后妃王公大典禮咸有事焉
歲時賜賚金幣寶鏹饌饌人咸榮寵之能習國

家典故臨事必有稽而處人又平實易見然則
公之達也非其經練之所成篤厚之所積邪壽
藏在武丘山祖塋之側崇基下水表形象阜列
樹週垣一塚雙戶公曰楊恭人予配也將與合
窆焉公名榮字世信號武丘山人世家蘇州府
長洲縣銘曰魏焉武丘泉有瘞劍產秀生才有
靈斯驗壽藏壘壘在丘之旁有封有樹有肩有
房百年同歸偕此齊德有安者棲無遠先域曷
歸肩寄孰祥孰凶久矣公達究其始終我書銘
章永而勿失水衛山朝固此玄室

姪渭女壙碑銘

姪渭女子三兄女也兄從父宦陝西渭源女生
于渭故名生十二年夭女幽秀警敏質若弗任
衣且少言語日扃閣事紉繡剪縷未嘗從群女
戲聘王氏子歲丁卯夏疫家婢有違之者衆不
敢視女入其卧持水飲之家人固止弗聽數日
婢愈女乃疾恐憂其父母曰吾疾殊不甚父母
見其弗眩困信之病旬餘忽起呼其母曰衣我
我不可活有頃絕六月十日也是夕即瘞于坂
西予痛惋未及銘其壙後數日乃治磚砂書誌

銘命僮掘土入之銘曰既以生汝慧汝又以拚汝予莫究汝坂西有域惟以瘞汝

姪岳州壙誌銘

姪岳州東昌公第二子東昌公令岳之巴陵時生也生而白首顛角稜起能言後聞人讀書即默記之誦數百字不忘對客揖讓若成人者也東昌公歿哀哭夜不寐曰爺棄我何去也遂嬰病病且死猶啼泣呼其父生四歲死於正德二年六月二十三日埋之堰東岸上銘曰岳州生申州死死丁卯生甲子魂安之魄歸此

大復集卷第三十五

大復集卷第三十六

行狀五篇

封徵仕郎中書舍人梅溪公行狀

梅溪公卒其季子景明恐逸所行事將御哀為
狀求當世學士大夫之譔越二旬毋孺人又卒
益隕惑不能言也又踰時乃自念曰天弗諱不
延予二人予小子敢廢先人之德使學士大夫
靡所論譔在我後之人靡所稱述豈非大罪哉
遂涕泣為狀曰公諱信字文實父曰鑑毋劉氏
鑑為陰陽學典術典術公有五男公第四子也

其曾大父大父皆世居信陽之梅黃鄉爲農家
縣徵其子弟爲學生書吏輒懼而深避匿之典
術公少時縣求之急其父又欲匿之典術公曰
丈夫出當有用安得久匿也遂乃入城而公時
亦稍露頭角鄉人識之曰何氏世厚積不發發
於典術公然其四子當益大也吾黨皆下矣典
術公嘗權明港巡檢有侯郎中者暮過宿亭下
怒芻不具公時爲童子入給芻侯郎中見其有
儀試之屬對又有奇語乃釋怒謝曰予弗知汝
有子也公既長典術公使任家事不使爲學生

公乃與同里王憲閻禎等結社泚水上賦詩
飲酒期以此自終而公舅父盧翁者有器識能
術也嘗謂公曰汝三十當出樹德立聲後當有
官然卑不顯也至汝子有顯者矣久之公亦以
才謀不少試嘗念盧翁言及三十藩司辟爲承
差其責令嚴不可脫解公曰命也果若外翁言
矣夫立身在人不在地也承差雖卑予何耻就
之邪既爲承差見爲承差者皆富子弟縱侈弗
循矜炫衣馬而已餘則又卑賤汗甚乃耻之弗
與群日檢脩飾文雅以自獻而諸藩使亦異之

也布政使吳公節者最奇公嘗引與畫計每事公一發端必繫節稱善曰吾老秀才吾不如也會陝西告災京師發粟萬石自漕河舟至衛輝而令河南陸移于潼關是時河南亦弗熟惟南陽汝寧稍熟也乃下令南陽汝寧發夫萬人驢萬頭供是役公聞之不可曰是將敝河南而緩陝西之救矣不如出省藏馳一吏使入耀關內然後下令南陽汝寧之夫使人出銀一兩而給粟一石且免其役是一吏代萬夫之勞千里活一旦之命矣此兩利之道也於是吳公卒從其議

而役夫皆喜曰

吾役是

皆樂出銀與官無肯

受粟者也太監汪直至河南河南都御史以下皆蒲伏進謁獨憲使陳選長揖立不伏直乃粹選下選厲聲曰太監至辱天子法司已而又使都御史移文郡縣取名馬都御史持紙筆目書然手粟不能執筆顧左右皇汗又不敢令人代公在旁曰此一書吏事耳都御史大臣不當煩都御史乃奪筆代都御史書故其後凡論仕宦必曰陳憲使男子也而高官有汚行者輒羞稱之為承差嘗董大役其連輝府也有羨金五千

以詣吳公吳公駭曰何羨之多也夫汝羨出者而私之誰知者也公曰吾聞之凡私者滅公利者近害今羨出于公也五千至厚利也吾私之將無滅公乎利之將無近害乎是以不敢有也吳公曰然吾亦弗可有之也於是公乃請以賑河內饑人焉公兩為驛丞不以庫官自貶有威嚴厲氣義不少下人人亦相下之在會寧會貢獅番武官需求所過吏吏無不被筆者又為先聲使縣官以下除道郊迎公獨不出武官至則讓公公立數之曰邊臣以蕃夷貪戾恐患所過

莫敢以汝監之而汝反教之為患耶視其符給齎食餘無所與後武官果敗併盡逮所過吏而公獨以抗武官弗逮也會寧三年以內憂去已而復除涇源涇源有大滑李氏三衛軍圍其舍能彎弓破圍出縣令大懼公乃以計縛之歸縣令縣令駭且懼入而甲乃敢見也公故病足疾病則累月不起嘗鬱鬱思歸言曰夫所欲於富貴者可以厚身也然故身以求富貴於富貴厚矣於身薄也古人有忘身者以圖不朽也富貴豈不朽者也予壯而有志思少自試故不羞卑

官夫善嘗酒者鋪糟得之矣久于宦非予所稅
駕者也在渭源又三年值御史行縣縣簿下至
驛郵之吏悉徒走奉輿馬馳五六十里公乃浩
然嘆曰可以去矣吾自爲卑後至歷官未嘗一
日屈也今不能爲御史徒走遂稱足疾求罷官
還矣然在官貧甚無匹馬而臨洮守李公紀者
饋之車馬以還既還治居城西溪水上岸植梅
樹日造吟其間號梅溪居士有詩百篇爲梅溪
集居常論地理卦象推時日運氣以爲陰陽之
大順四時之紀五行之布吉凶災祥繫之不可

違也公有子四人長景詔累官東昌府通判卒
次景暘舉人次景暉又次景明景明既舉進士
爲中書舍人三年值正德丁卯自以道不立欲
修學近親乃請病歸景明歸又三年己巳夏公
遘疾將卒召景暘景暉景明來曰吾昨夢予
父招我我殆不起矣景暘爾即長我家仕則思
有以光我汝念哉曰景暉治穡事以厚其家毋
外有慕又執景明手曰予之先雖無有大顯聞
然世皆長者夫源不積不厚不導不流不廣不
長予先祖有積矣予其導之爾輩其廣之乎勉

哉脩學明儒汝弗可有讓焉言已卒豈不痛也
初公娶盧氏繼娶李氏盧氏者盧翁廣女也翁
成大同歸以女妻公公嘗稱曰盧翁事石將軍
有功將軍欲官之翁曰願罷成歸為農夫不願
官也旣歸外母嘗恨之曰始從石將軍不歸何
患不貴乃自苦為農翁笑曰石將軍何能若我
也及石將軍敗翁哭之願外母曰爾謂我不從
石將軍今將軍欲與我畊隴上能得乎盧氏配
公有賢操然早卒李氏孺人者其父本山東人
宦於南京有二女子教之誦女訓習婦事長即

李氏嘗寓羅山盧家與盧翁通好兩盧氏家往
來相善也會公喪盧氏盧翁為擇配曰李氏女
賢吾知其命貴當有封求配無愈李氏女者李
氏孺人適公大仁惠為儉終其身不易焉景暉
景明乃其出也又生女適孟洋以進士為行人
而景韶景賜則盧氏所出然弱齒即兄遺也皆
養于李氏又有孫男六長士為學生孫女六長
適張氏子餘皆幼也公生正統辛酉卒正德己
巳四月三日李氏生辛酉二月十五日而已己
巳四月二十九日卒皆合葬盧氏墓於西山之麓

公自將官及謝歸六十五年而當正德丙寅
皇上御位詔以景明官封公爲徵仕郎中書舍
人封李氏爲孺人男景明日何氏之先有仕羅
田者元季因籍羅田高祖曰太山始避紅巾携
母至信陽 高皇帝兵至建紅旗一白旗一曰
爲我軍立紅旗下爲我民立白旗下太山乃立
白旗下太山生海行曰隆二其兄隆一爲力士
于南京行訣于弟曰吾即是役不以遺累爾子
孫遂去終不相通不知其子孫所在海生三子
次子鑑即典術公始開宦端典術公子曰仁義

禮者皆力同無外事第五子曰本才邁使氣爲
學生早死而梅溪公在諸子中最有立諸兄弟
生養之卒皆爲舉其喪其建事明幾薄貨利遠
聲色重然諾好施與砥行厲節百折不毀雖古
人不遠讓焉夫梅溪公其起家裕後之祖鄉里
之馮矣而二母事之可謂合德景明不類不能
廣志紹德又少不盡識所履歷謹記其所嘗聞
見及鄉黨傳者著于篇俟學士大夫考之

封承德郎禮部主事李公行狀

公諱祐字宗吉別號三川曾祖明陝西鞏昌府

安定縣人也洪武間舉懷才抱德爲御史已坐
事謫河南周府護衛經歷子曰伯仁經歷公
卒于官伯仁幼且貧不能歸也因家于官所由
此遂世著開封府祥符縣籍矣伯仁生夜配史
氏生公正德庚午今上上兩宮徽號推恩
公以子茂元封承德郎禮部主客清吏司主事
配高氏封安人公幼即端整不戲四五歲能誦
詩八歲而知學善屬對十三四學趙書又善大
書草書皆無弗工也長讀易習舉業起科日
父母懼其弱而致疾也強奪其志自是官

志不悅耻事農賈乃益閉門務學誦古書求微
大義以至刑名醫卜星曆算數之學亦無不深
究其說嘗手授茂元易詩讀之曰吾恨未能以
儒致身惟汝力學以畢吾志初公父孜家頗饒
然能任義散予不責償負以是家漸窘矣既歿
皆益蕩盡公年方七八且孤焚焚無依力營
幹勉終大事不見其匱性忍欲不畜媵御終其
身布衣蔬食不易也然廷師教子暨賓客之禮
則靡弗厚者有人竊公亡金一鎰知其人不發
或曰曷訟諸公曰安忍訟也訟而必論以盜金

亡可復積受盜名百世莫改也且彼非亟困曷
以至此吾安忍訟也遂終不發處家甚閑僮僕
雖少者莫敢足中門犯者必斥逐之外內用如
也其奉繼母賈氏撫義弟善以孝友聞于鄉人
接人甚謙恭笑語衍衍欵洽而議事理談世務
又侃侃無所依違常至屈人人有過必正色質
之不少假鄉人不善者疾之而善者敬憚焉公
生景泰丙子二月十三日卒正德乙亥十二月
十三日年纔六十耳生男子四人長即茂元弘
治乙丑進士今爲禮部郎中士之業甚著次茂魁

茂先先卒次茂才爲學生女子一人適同邑王
金孫男三人孫女四人卜以正德十一年十一
月十九日葬于汴城西鄭門外茂元曰先君子
自封官以來甚優暇康強聰明壯者弗及人曰
先君也己而泰天之所以祐善人者固不爽也
安知遽以微疾弗起也豈不哀哉夫先君子生
也用心苦而志堅其於事物也必究思必底績
造詣晚而益深明于當世之務然無位弗獲施
也今也已矣豈不哀哉景明與茂元爲親友茂
元謂景明曰先君子非當世尊顯之譔無以發

揚使不朽也景明乃次叙茂元之言以俟采擇
亡兄行狀
亡兄諱景韶字仲律成化丙午舉人選巴陵知
縣遷東昌府通判兄性狷介與人不易合顧能
事父母必得其懽心少時家父遣之讀書曰讀
某書某日爲我背誦至日持書來誦之不遺一
字父嘗不悅俟父已寢跪于門及父夜半偶起
出門見兄警曰爲誰也兄曰兒也父曰何夜半
至此也曰父不悅兒不得寢父曰兒如是胡有
弗悅也始爲舉子下帷誦日厭蔬食諸友生

患貧者多貸人貲兄曰爲士而貸人貲後將以
取償于官卒不貸人貲既屢試弗第家父曰女
能績學卒不能進士必女命也仕以行志而已
志行矣必進士既而爲巴陵令人曰巴陵難稱
也令巴陵者蓋未有終三年任者也比至則解
舍蓋織不治吏不典列民不服役也曰是可以
弗爲已也乃版書政條懸縣門民始相顧曰令
給予然亦稍來集從役以觀兄察役者悉寡弱
役且重也問之皆廛居無業者也而其強富有
力者則皆居數百里外負山岨叛令不復能制

也故弱者役日重兄曰爲令使弱者苦強者得免而何以令爲也乃釋弱者於是諸富強有力者曰聞新令善吾奚可叛約也乃相率來請役凡邑中墮廢盡以興治往時監司諸使者經巴陵以乏委積輿皂常滯月不得去而令日走道路不能給又不得少坐堂上視事至是館無留節獄無滯訟民又見令時置酒召客與飲莫不服且異也居六年將考績民赴監司留之曰令茲行必遷遷則奪我父母也願以終惠我也已而果遷東昌東昌職專事簡而益有餘力嘗作

書與景明曰東昌類無事日可以讀書課子甚樂也但苦薪價太貴耳居六月疾作竟卒東昌僚屬士民咸哀哭之卒之日年始四十六也初娶鄧氏早卒繼娶夏氏亦先卒繼又娶孟氏孟氏生二子長曰岳陽次曰岳州俱幼也一女夏氏所出聘張氏子士奇家父生四子長郎兄次景賜次景暉景明爲最幼也皆受業于兄景賜舉鄉試景明雖庸劣無所成立然知讀書舉進士是兄之教也嗚呼天速死吾兄也景明何敢忘吾兄也謹繫記所行事求太史論譔以章沒

世哀悼之餘文不次叙

明紹興府同知致仕進階朝列大夫陶

公行狀

陶公韓永淳字質夫號曰樸菴上世由宋汴來徙松江華亭遂世爲華亭青林人高祖嗣宗曾祖羽祖蒙皆隱不仕公六歲而失母鞠于外祖呂公少雖甚單窘然即有志氣不逐群兒戲長益嗜學嘗讀書南禪寺閉門誦習跣坐中夜闔然若有深獲已而出入默念不輟久莫得識也于是試補郡學弟子員提學御史嚴公塗者

奇異之時弱冠也名翹然起矣天順壬午舉應天府鄉試中成化丙戌進士初授魏縣知縣以制去任服闋改南和縣縣民王氏家饒于貨有利之以爲功名者誣以死言公曰夫已樹利而種人以死禍是可忍邪乃爲白之竟全其家歲屢告凶能發粟活民濟者甚衆又嘗請于朝建宋廣平祠曰明揚先後勳學典弗可缺也於是吏治彰彰稱于畿內然其治不近名求事之集無瑣務求弊之釐故甚近民去而民思之爲刻石頌德始御史屢上南和今治行或又請更

調邢臺吏部乃以勞積久次轉紹興府同知同
知常攝行府事勦治暴強植之孱弱剔蠹洗冤
鄰郡事有弗能決者皆以委之無弗片言以獲
其情立斷以成其獄者紹興六年以迂于暢御
史暢御史嫉之乃移疾歸後暢御史敗或勸公
直之公不答也都御史佶公大器之乃白于
朝俾以禮致仕焉公自舉進士人見其材氣辨
達謂必致大用然弗得意于時宰故兩調縣令
不得內補及御史上其治績則又以為紹興同
知名擢大府貳而嘗遠之紹興猶又請暢御史

以故連蹇湮滯卒不得達故人咸曰陶公弗能
自致大用要非命耶然公有子曰驥為行人公
來視驥適遇今上上兩宮徽號推恩進階
朝列大夫躬拜命于朝人又以為異數也公
之罷宦也日與其所厚善徜徉九峯三泖間觴
詠為樂賓客至門罄歡款享劇談古今琅琅傾
聽或無賓客與其鄉人亦宴笑終日好蓄石書
帖能作歐字晚卜葬地彭家庄山水佳勝心甚
樂之乃預治棺斂具築壽藏焉正德癸酉九月
九日疾卒享年七十有二配王氏有賢德先卒

太常卿夏公錫也子麟品江府檢校女適陳觀
繼配李氏武功千戶安女子驥乙丑進士禮部
員外郎女適相堯臣次適唐琰次聘許康孫男
四長孝次友俱縣學生次姍次睦孫女三長聘
朱氏子麟出餘皆幼驥出曾孫男 元孝出
公篤孝友嘗以父母未被封贈屢上疏陳乞兄
永洪不能自立養之終身歲時祀祖先已必祀
太常夏公及其師諭德陸公坐主文和劉公其
弗遺人恩義類如此驥初聞公病即乞歸省歸
而公已卒弗及見也乃卜以明年 月 日葬

子河慰之曰女不能忍爾父邪踰哀莫益也汝
未有立汝父不暝也汝恢汝父遺業斯為不忍
爾父矣乃為述師使執經授學而太夫人經營
其家甯公有友主事楊奉春暨其弟舉人奉新
二人者早死也有父老在堂甯公業心許終楊
老楊老之終也甯公弗克及也太夫人謂河曰
是汝父志也今弗可以已也於汝殯之甯公置
有地一塋太夫人躬率力時藝麻菽瓜果蔬菜
地無遺利而家致饒裕太夫人見河慷慨多交
游喜之不恡所需予嘗誨之曰吾無患汝之不

交也患汝不善交爾河舉弘治乙丑進士授戶部主事會遠瑾用事新例謫臨漳知縣未幾轉德州知州適大盜起能攻守保州人將臣大吏多倚之尋升河南按察司僉事兵備信陽迎養太夫人于官太夫人老疾篤河疏病歸奉太夫人還疾益篤囑河曰吾也上見汝父之成也下見汝之成也見汝子又將有成矣吾無恨矣惟汝之單嗣妻孥群小毋失恩教毋輕夜出毋縱飲毋遐遺故舊吾沒之後毋為佛事言竟迺絕生正統十四年正月二十九日卒于正德十年

兵備者非太夫人之教邪太夫人可以不死矣予未交識兵備兵備在信陽予仕于京然以信陽人知兵備及太夫人之事乃畧叙述以俟作者采擇焉

大復集卷第三十六

大復集卷第三十七

誄贊祭文雜著共三十九篇

方竹先生誄并序

先生謝逝訃音奔告大夫篤孝幾隕幾絕於是
同年生汝南何景明誄之辭意淺簡無以究蘊
述聞書之素旌聊以寫哀

嗟嗟先生含和服介志貞履順長達少成有聞
厥震齊民元七三軍匹夫席珍孰聘褐壁其辜
將心恬澹遺跡富貴早學晚仕方行勇退天弗
勅遺弗俾生人失其則士喪其程素車驟驥

乃造玄室風悲日冥殲良萎哲有子大夫高駕
脩行廣志遐澤維亡弗亡譬木之孽其發愈達
恣彼積泉其流不括嗟嗟先生何戚何憒嗟嗟
先生

姚希哲像贊

行以文成身由武甄今之俊士古之善人忽覩
其形宛然其神不愧前脩裕爾後塵嗚呼此我
兄希哲之貞

蕭惟一像贊

松鶴竒姿岡陵福履終奉高堂早遊泮水名在

義門風存仁里白首一經青雲有子

周孺人贊

松筠之操蘭蕙其華義方淑子苦節成家有脩
若髮有頊其功慶源既積壽筭攸遐

祭亡兄東昌公文

某月口中書舍人何景明乞病歸自京奔亡兄
東昌通判君之喪致奠而告曰嗚呼吾家自始
祖有籍世服畎畝耆齒不造郭童子不入市逮
先祖父興乃知好儒尤通陰陽家術於是郡舉
典陰陽學始有敝廬於城而吾父繼之門戶稍

著父思以儒顯厥家而自以舉業未遑也屬之
吾叔然吾叔又早死也當是時兄且弱冠也慨
然有立志終日不惟歲不窺圃讀書過目即成
誦爲文操筆若宿構人望之知丹穴之雛志在
千仞而溼水之駒心越萬里也及得省薦父曰
儒業果有徵堂構可弗墜也旣十年不得志於
進士家夙之厚儲稍見迫窘而父亦罷官羸囊
單車卒勤來歸兄乃益砥志嗜脩不少貶屈左
右奉父承以顏色父亦靡有弗豫者也然是時
二兄學已就緒予亦從父旋兄從容試之曰小

弱第可教也遂口解經疑手授簡策朝啓夕勵
不得相遠弗逾載二兄泊第同舉於鄉父謂吾
門當自此興也逾年兄遂令巴陵逾三年第仕
于朝又逾三年兄遷東昌父母之慶兄弟之好
方以爲慰孰謂吾兄死也始在巴陵聞鷄通衙
執燭視事風江雨湖晨塗夕舟坐不溫席寢不
緩帶子視其勞瘁竊懷憂惕然卒無恙也至徙
東昌官尊而事少屬衆而職專吏有所告可以
以應予謂今之逸固以報昔日之勞也嗚呼孰
謂吾兄死也死之先一日作書遣吏來京視第

第方與客坐語得書讀之至且以徧視坐客
有頃僕進報兄死第叱之僕頃復報兄死第猶
以爲僕之誤聞也嗚呼孰謂吾兄果死也兄器
度沉靜果於行義善類朋趨邪黨欲避正色近
信不爲矯飾兼之加志窮民秉心在公名位當
不量也年未至而施未光天即奪之何也嗚呼
父母俱存兄弟仰賴男未及婚女未得嫁吾兄
何遽棄而去也前月嫂奉柩歸至西平復生一
男第視之眉目宛然類兄也前抱持曰哀哀遺
腹兒淚下不能忍已復視吾二姪長者就外傳

嗜書耽紙筆自紀群兒幼者頭骨稜起能對客
讀字退而又私吾知吾兄有續也嗚呼吾家自
有兄前有彰後有述所望于來者謂何而今至
此也兄昔與第書曰第當志天下事大吾家者
第也然第薄弱不堪世事歷官五年寡合少朋
才不逮聞名不任毀且夙志幽寂不慕榮耀又
多疾益踈宦志茲得告歸自其草野上承二親
下奉寡嫂至於子女之養父兄尚在必能得所
無俟於第第惟視其成立以畢兄願也嗚呼死
生恒數兄功名垂於郡邑孝廉稱於鄉閭可不

不朽也子女雖少已有成人之漸可不憂矣兄復何恨但吾生者之情抱茲痛烈悠悠日月無窮已待而兄固弗聞也嗚呼哀哉

祭李默菴先生文

正德十年四月中書舍人何景明聞默菴先生李公之喪哭之逾旬乃束幣爲文附其使還告于公之靈曰嗚呼古人言感恩易耳知己難也景明于公所以慟悼吁涕不能自己者匪徒感恩重知己之難也夫景明昔寓于公是時有毛夫人也公執詩書毛夫人執燈燭晝夜課景明

誦讀居也視衣食還也饋車馬此豈不有父母之恩耶是時景明幼孺非有能知也公以成人禮之又日察其言動中善者稱于人其所望見又皆可以施之天下百世者不以時世富幸榮慕也公嘗盛衣冠入召景明語毛夫人在傍公謂曰汝視予貴邪它日是子貴奚趨予邪然我所重望者匪爲能貴已也嗚呼古人謂知己有若此邪白首握手終日語心而不知者何可勝道邪古人曰無德不報又曰爲知己者死今公逝矣毛夫人又先亡矣景明雖欲報而死也無日

矣他日縱有能施于汝佐諸子然二尊人又安能知邪矧汝佐諸子又能自大予又安能有施也雖然公所望見予者豈在報邪在望見景明之自能就立耳今雖能取一第爲一官使公及見然所自就立者已弗若公所望見者也即它日又有能自就立公又安能知耶矧景明寡昧弗達所自就立欲大於往日如公所望見者又安能有也嗚呼已矣何以酬公之德而副公之知耶山川伊阻不能棄官赴公喪執紼道艱我懷之悲惟公有靈鑒之已矣嗚呼哀哉

祭董先生文

嗚呼先生學書以游藝飲酒以率貞幾俗以肆志薄仕以明有事勇退以示所止行義始終備矣夫知有所必厄而爵有所必伸故士之直撲而弗曲飾者恒受顯棄而寡陰禍先不足而後有餘先生讎惡而摘過急難而緩利出不賄官居不貲實而艱遇靡合貴恥謝速則已厄矣然繼者有令子以廣其志以發其祥厄未極而所伸者厚矣夫娛目之寵有際而後身之享靡窮先生又何缺焉傳言天不滿山岳歸地不滿星

卷之二十七
辰見然則物之所歸而見者必其所不滿者也
先生又何疑焉感茲驟驥愴焉悲泉臨風一觴
敬弔先生

祭高鐵溪先生文

嗚呼惟公宏才天授大器夙成其容王立其賦
金聲江河之辨淵源之思通達古今發洩天地
作我後以視此大方歸然依歸遽爾淪亡夜雨
草堂淒風總帳賓酒既空人琴俱喪白雲一去
明月自來楚夢招魂百代同哀

祭封徵仕郎工科左給事中張公文

嗚呼昔公之于先考隣比莫逆公之仲子今都
諫君也及先伯兄又申之以婚姻之好景明於
都諫君同年進士也豈非世世契誼哉公今逝
也先考之亡也八年矣先伯兄之亡也十年矣
愴念生死通家同情披瀝興戚寧有已乎惟公
仁厚與物殷勤起家食享于積以高年終公可
瞑矣夫都諫位業日茂而不肖亦守恬悞際先
烈公之九原見先考伯兄必相語若平生也

祭岳母文

嗚呼惟我岳母慈懿為德勤儉成家既獲既食

不驚於華爾女既亡我翁既逝服艱茹辛脫也
誰濟昔翁之亡我送其喪今母之亡我適來鄉
臨風醜觴臨河執紼死生俯仰哀來慟哭

強盜文

予抵永寧吏役無郊迎者造館供具不設寂無
與語始入城門視其不禁禁夜不聞鈴柝之聲
虞有盜戒僮僮曰未聞城隍而盜者然予猶飭
門者堅封鑰舉火周垣燭之及其室與處命僮
宿中室夜半僮忽大叫曰盜持扛去矣起視盜
入處見其壁皆編竹爲者飾以土灰故盜得踰

鄰墻斬壁開門以入予徐思囊中無他長物惟
所服衣并書六十餘卷書則予甚愛者旦有來
告者曰北城之江有箱委于岸空無物獨書冊
狼籍水浸其半命收視之乃予裝蓋盜發之盡
取其衣服去而留其書幸而留吾書盜亦仁哉
夫盜欲以利大貨者也雲南人稱多異產至其
地必購香水珍貝犀象齒角怪石金銀之屬以
還盜豈以是貪我邪盜亦誤矣凡善爲盜者望
其人占其富貧相其室占其虛盈故盜無不得
筭無不成茲盜持吾衣服之則不稱其體賈之

則敗其迹。雖不利於子，其利於盜也。亦淺矣。是豈善盜哉？予既仁其留，吾書復笑其不善於盜。文以嗤之。且告邏者蹤跡之。其言曰：

孟冬始魄，未寧官署。爰有小醜，隅伏隙覷。弱我寡衛，出我不預。越鄰穴垣，以我裝去。來歛其聲，往戒其處。辰有告者，北城之隈。箱委簡帙，狼籍江隅。持我衣服，猶存其書。書吾甚愛，焉恤其餘。后皇植生，小大有職。農樵在野，工商居國。弱不見陵，強不容力。胡為爾盜，恣乃奸慝。厥初賦質，化溥施公。洪纖羽血，均帝鑄鎔。何下愚吝，何聖

之豐。胡為爾盜，自叛其同。嚶嚶吽吽，晨昏顯伏。窺伺戶牖，依傍草木。鼠竄狐疑，狼突狗逐。百態為妖，千巧呈侮。啓竊堅閤，發敗深蓄。一蹈法章，魄褫躬戮。爾之不懲，其侮曷贖。善於盜者，搜幽索斲。貧富屈盈，遇之即誥。爾胡弗靈，乃昧所探。珠犀璆瑁，溢竒充丞。爾不是取，而胡我貪。人謂爾盜，我嗤爾憨。嗚呼野外，且不可劫。而城中是虜，小民且不可干。而近臣是侮，爾頭可截。罪不勝數，著之于章。聊告司捕。

壁盜

壁盜者一足壁善穿窬嘗夜從二盜入巨姓家
登屋上翻瓦使二盜以繩下之搜貨入之櫃命
二盜繫上已復下其櫃入貨上之約如是者三
及其數壁盜自度曰櫃上彼無置我去乎遂自
入坐櫃中二盜繫上之果私語曰貨重矣我二
人分之則有餘彼出則必多取是厲我也不如
置而去也遂持櫃行大野中一人曰壁盜稱善
偷乃爲我二人賣一人曰此時將見主人翁矣
相與大笑惟喜不知壁盜乃在櫃中頃二盜倦
坐道上壁盜度將曙又聞遠舍有人語笑櫃出

大報言曰盜劫我二盜違訝道去壁盜顧乃得全

獸紀 并序

何子曰予惡世有員名狗利務相欺負而寡情
實者焉聞客有談二獸狀者類其人作二獸紀

狐

狐善媚嘗藉虎威以懾群獸一日衆狐食絕將
出野來食畏他獸凌蹠乃謀於雄曰當復從虎
出也雄曰汝胡自鄙小也虎技寧過我也群狐
乃自從虎出雄者即尾其後呼嘯若羣獸者

群獸見虎來皆伏不敢視衆狐得食返笑其雄
曰何復從虎也雄掉尾怒視曰汝謂群獸伏者
無畏虎耶

猥

獲善接猥亦獲類惟跳躁無他長技山之奧有
洞多貨物猥弗得自致也謂猥曰爾獲上探
出之吾下守之當其利也猥攀木蔓上取而致
之猥猥悉移置窟中後既下猥無有也迹之至
窟傍曰貨安在猥據窟曰貨吾固有者爾何
得有也呼其群相毆躡後曳臂去

讀精華錄

偶讀山谷精華錄見和東坡西湖縱魚詩因次
其韻作觀打魚詩又記後山曾有和東坡此詩
大類山谷及檢其全篇即山谷者也但多一篇
耳又後山集中思亭記他文選者未之詳耳然
二作今亦莫辨其出誰手也山谷詩自宋以來
論者皆謂似杜子美固予所未喻也精華錄任
淵選者其所擇取多不愜人意而自謂上選也

雜器銘并序

予讀古鐘鼎盤盂尊敦諸器銘未嘗不三復而

嘆也蓋道本無垠物各有理故捕迹有至教末
器有鴻法君子察名繹義則而象之所以益德
也著之銘章以時觀省所以閑邪也古人之意
將不在是哉予室雜用大小器皆質良無他珍
異予以其且自存覽志氣攸寓乃私古人之遺
意各著銘一章凡十章用以自儆

燈銘

汝明無太察而光無太揚蓄汝明是用嗣汝光

几銘

斬其曲脩其直是憑是式惟爾之德

梳銘

夙興夜寐無顛倒我衣無頰無覆無替厥服

鏡銘

爾善爾惡胡隱胡豫已則不明人孰爾據尚鑒
茲哉爾心是如

刀銘

不貴汝之利而貴汝之裁不貴汝之剛而貴汝
之斷利惟裁剛惟斷

硯銘

聃守黑雄尚玄汝兼之以永年

筆銘

盡不必工惟心之中辭不必華惟意之適

枕銘

苟無忤于日之所行寤寐爾是寧

壺銘

直爾躬發爾矢雖不中不遠矣

瓶銘

厚其入薄其出守而勿失

四箴并序

何子曰好惡者情之發也言行者身之章也

達者天之命也毀譽者人之施也故情之不正身之不脩而不得於天不合乎人君子之病也情正矣身修矣而猶不得于天不合乎人君子何病焉是故合情而全身樂天而知人者聖人也懲乎情無違乎天持乎身無願乎人者賢人也任情以忘身希天而望人者衆人也聖人者吾不能也衆人者吾不敢也賢人者吾願學焉於是著好惡言行窮達毀譽四箴書之座右

好惡箴

好之無實謂汝曰慳惡之無實謂汝曰嫉知人

而為是汝則弗平不知人而為是汝則弗明弗明弗平是為枉其生

言行箴

能言而失其幾者不察其微也能行而失其要者不觀諸道也知人之蔽而不以自治也者棄也行遠其言者悖也以言捨行者盜也汝省其微以至其道邪亦其於棄入於悖而流於盜邪

窮達箴

窮則益其志汝則是惡達則損其志汝則是慕雖則汝惡窮孰汝獨雖則汝慕達孰汝遷毋勞

思賄賄惟順汝道而俟汝天

毀譽箴

無惡而毀於汝何疚無善而譽於汝何有嗚呼汝乎毋以毀譽而喪厥守乎

雜言十首

北方水之大者惟河故北方之水通曰河南方水之大者惟江故南方之水通曰江濱海之水皆曰海濱湖之水皆曰湖

古人奉德則報以珮恩返則報以環恩絕則報以玦珮佩也環遠也玦決也

鳥棲樹鷓則棲于野獸棲野依則棲于樹
雉雞類鴈鵝類鳧鴨類雞鵝可得常食雉鴈
鳧弗可得常食也可得者在家弗可得者在
經亡而騷作騷亡而賦作賦亡而詩作秦無經
漢無騷唐無賦宋無詩

器虛則貯之滿則撲之木小則培之大則伐之
故虛可處滿不可處也小可處大不可處也
龍蛇之伸于霄漢者以其屈也杞柳之屈為扈
匪者以其伸也故君子寧屈以求伸毋伸以致
屈

諂似恭吝似儉諂則不恭吝則不諂吝則不儉
儉則不吝

雪則霰風則糝陰則蟻霽則虹故霰則知雪糝
則知風蟻則知陰虹則知霽

婦人之仁不仁匹夫之勇不勇仁者垂不滅之
德施不報之恩勇者見義必死當幾能斷

